文献调查

朝鲜洪大容《乾净衕会友录》及其流变
——兼及崇实大学校基督教博物馆藏本介绍

夫马进 著 张 雯 译

[摘要] 朝鲜洪大容的《乾净衕会友录》与《乾净笔谭》，是 18 世纪东亚地区诞生的一本奇书。它们不仅是中朝文化交流史研究最重要的史料之一，更是解读当时中国士大夫心态和生活世态的贵重史料。《乾净衕会友录》是洪大容回国后立刻编纂的北京交友记录，但因原本佚失，所以韩国学术界代用之以《乾净衕笔谈》。但是《乾净衕笔谈》是 20 世纪之后编纂的杜撰品，而《乾净笔谭》则是洪大容在《乾净衕会友录》基础上亲自改编的。3 册《乾净衕会友录》中的第 2 册现存于崇实大学校基督教博物馆。对比《乾净衕会友录》、《乾净笔谭》、《乾净衕笔谈》，以及参考洪大容韩语版的《乙丙燕行录》与李德懋的《天涯知己书》，可以揭开《乾净衕会友录》中的部分内容被改编的具体过程。

[关键词] 朝鲜 洪大容 《乾净衕会友录》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13）－04－0090－14

绪言

朝鲜洪大容《乾净衕会友录》与《乾净笔谭》是 18 世纪东亚地区诞生的一本奇书。虽然这本书只是洪大容这一朝鲜文人在北京滞留不足一月期间，与三位中国文人进行的交友和笔谈记录，里面并没有不可思议的奇闻怪谈，也没有波澜起伏的冒险，甚至都没有一个让人心动的女人出现。笔谈中数次登场的其他人物，只是一位 49 岁还没有官职日日借酒消愁的叫金在行的朝鲜贫士。

现在我们可以读到世界各国各种各样的旅行纪传。仅是朝鲜时期就有数百种燕行录即北京旅行纪流传下来。但是没有一本书能像《乾净笔谭》或《乾净衕笔谈》这样不仅记录了两国人传奇般的邂逅，而且生动逼真地描写出中国文人的面貌与情感。书中数次出现眼泪的话题，调侃玩笑，大笑之中时常插入恶作剧般的问题。在洪大容赴中国之前的约百年时间里，中朝两国文人的交流极少，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接触是一种异文化接触。他们同为儒教教徒，在以中国古典为媒介进行的笔谈中，进行了极为深刻的讨论，讨论中发言人的个性与他们各自承担的不同文化背景，绽放出生动形象的时代光芒，这在燕行录中是空前绝后的。即使将范围扩展到整个前近代的汉文文献，如此具有特色的笔谈纪录也是独一无二的。

[收稿日期] 2013－09－10
[作者简介] 夫马进（1948—），男，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张雯（1981—），女，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聊城 252000；zhangwen414@gmail.com

笔者认为,《乾净笔谭》及其异本《乾净衕笔谈》不仅是前近代中朝两国重要的交流记录,同时也是考量中国、朝鲜及日本思想地位的重要史料。洪大容去北京的主要动机,以及他在北京体验到的“情”之问题,已经有所论述①。

洪大容从中国回国后,立刻整理在北京的交游和笔谈记录成书,命名为《乾净衕会友录》。这本书很快在以汉城为中心的文人之间秘密传阅,特别是对年轻学者们带来很大冲击,李德懋就是其中一人。每当他看到书中描述中国文人潸然泪下的场景,自己也会伏案而泣。李德懋甚至将书中最感人的部分以及有争议的部分节选出来,加上自己的意见和感想,另著成《天涯知己书》。在这篇读后感的最后,他评价《乾净衕会友录》是“篇庄语谐,层见叠出,真奇书也,异事也”②。当时李德懋的年龄应该年近30。《乾净衕会友录》对当时的敏锐青年来说是奇书,这种奇书的出现简直不可思议。

受到强烈冲击的还有朴齐家。他形容自己读《乾净衕会友录》后“及见此书,乃复忽忽如狂,饭而忘匙,盥而忘洗”③。朴齐家比李德懋小九岁,这时候他应该是20岁左右。这二人向往与洪大容同样的体验而亲自去北京,已经是《乾净衕会友录》问世12年后的事情了。而朴趾源去北京并著《热河日记》则还要晚两年。这几人日后成为北学派骨干,推动了朝鲜历史的发展。

《乾净衕会友录》的出现对朝鲜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大事件,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也受其影响。出场人物只有五个男人,记录时间不足一月,对我们研究者来讲,却是理解18世纪东亚文人精神世界的重要依据,是改变朝鲜历史的一个新的出发点,当时的青年人读到它会惊呼“真奇书也”。

遗憾的是关于《乾净衕会友录》的版本研究,几乎没有。关于版本研究的必要性,首先是迄今为止人们都认为这本书已佚失,用来代替使用的是《乾净笔谭》和《乾净衕笔谈》,但两者的内容有很大的差异,且它们与《乾净衕会友录》这三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则完全不得要领。《乾净笔谭》抄本两册在韩国、日本及美国的图书馆中所藏,朝鲜时期的文人们读到的均是此版本④。而《乾净衕笔谈》于1939年由洪大容五代孙洪荣善编辑家藏稿本出版,这是洪大容《湛轩书》的一部分⑤。现在流传使用最广的是《乾净衕笔谈》,中国上海也于2010年出版了标点本⑥。而相应的《乾净笔谭》在《乾净衕笔谈》出版后则几乎被弃用。洪大容的日记韩文版《을병연행록(乙丙燕行录)》⑦虽然早就为人所知,但其受到关注之时《乾净笔谭》已经被人忘却,因此在学术界汉文版本的《乾净笔谭》、《乾净衕笔谈》、《乾净衕会友录》三者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至今没有定论。也许是因为认为三者是同一本书,经常出现应该使用《乾净笔谭》

---

① 拙稿《一七六五年洪大容の燕行と一七六四年朝鮮通信使—両者が体験した中国・日本の“情”を中心に—》(《東洋史研究》第67卷、第三号、2008年)。中文版《1765年洪大容的燕行与1764年朝鲜通信使—以两者在中国和日本对“情”的体验为中心》(《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② 李德懋《天涯知己书》(《青庄馆文集》Ⅲ、《韩国文集丛刊》第259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年)第137页。

③ 拙稿中文版《1765年洪大容的燕行与1764年朝鲜通信使——以两者在中国和日本对“情”的体验为中心》,第167页。

④ 笔者管见,韩国首尔大学校奎章阁现存本二种,崇实大学校基督教博物馆、延世大学校中央图书馆、韩国银行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各现存本一种。另有김영진(金荣镇):《燕行録의 체계적 정리 및 연구 방범에 대한 試論〔中文名称:试论关于燕行录的系统整理及其研究方法〕》(《大東漢文学》第34辑、2011年)第79页。

⑤ 洪大容《湛轩书》(《韩国文集丛刊》第248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年)。

⑥《乾净衕笔谈 清脾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⑦ 附带注解的活字本是苏在英《注解〈乙丙燕行录〉》,首尔,太学社,1997年。

书名时把名字混淆为《乾净衕笔谈》或《乾净衕会友录》的情况①，更有甚者将《乾净衕笔谈》里的语句写成是《乾净衕会友录》中的内容。原因推测是《乾净衕笔谈》是洪大容子孙在家藏本基础上编辑的，所以很多人认为《乾净衕笔谈》就是《乾净衕会友录》。

《乾净衕会友录》版本研究的必要性之二，是这本书原本的一部分被发现了。笔者以前注意到《乾净笔谭》和《乾净衕笔谈》两个版本之间有很大的出入，特别是后者有很明显的杜撰错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却因为《乾净衕会友录》佚失而无法得到解决，笔者一直深感遗憾。然而值得庆幸的是，笔者在 2012 年 3 月 14 日、15 日两天进行史料调查时发现了《乾净衕会友录》一册，虽然只有三册中的一册，但它确是洪大容亲笔书写的私家本，《乾净笔谭》就是在此基础上改编的，20 世纪以后的《乾净衕笔谈》也是以此为基础编辑出来的。因为这本书的发现，得以证实笔者之前推测的《乾净衕笔谈》是杜撰，它与《乾净衕会友录》是不同的两本书。

本文以《乾净笔谭》、《乾净衕笔谈》、《乾净衕会友录》三者的版本研究为中心，结论之一是《乾净衕会友录》作为秘本现世，《乾净笔谭》作为《乾净衕会友录》的改订版是洪大容本人为公开而编辑的定本，而《乾净衕笔谈》只是 1939 年才问世的出版物，无法确认是否洪大容定名。《乾净衕笔谈》与《乾净笔谭》相比，内容更多，但明显是杜撰。此次发现的《乾净衕会友录》是洪大容的私家本，《乾净衕笔谈》虽是以此为基础编辑的，但其改变与洪大容本人的意志无关。

本文将依据版本来论述以上内容，介绍《乾净笔谭》、《乾净衕笔谈》、《乾净衕会友录》各自内容的流变，考察洪大容为何将《乾净衕会友录》修改为《乾净笔谭》这个问题。

一、改订的开始与潘庭筠的反应

洪大容与中国文人进行笔谈，只有 1766 年（乾隆三十一年，英祖四十二年）二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几乎都在乾净胡同这个小巷的旅馆里进行。当时洪大容 36 岁，作为燕行使随从的一员来到北京。关于和他一起参加笔谈的金在行，前面已经提及。笔谈的对象是来自浙江省杭州的三名举人，他们都是乡试合格后来北京参加礼部会试的。其中严诚具有求道者的风貌，比洪大容小一岁，当时 35 岁。另一位是略显轻浮的 25 岁青年潘庭筠，他很英俊也很重色欲。还有一位是中途加入笔谈的陆飞，他是一名 48 岁的艺术家，在杭州的乡试中位居榜首。

洪大容回到汉城南部天安郡寿村的时间是五月二日。根据他回国后寄给潘庭筠的第一封信，洪大容在五月十五日将上述三人的信件装裱为四帖，命名为《古杭文献》。六月十五日，将笔谈及往来书信整理成三册（三本），命名为《乾净衕会友录》②。

李德懋在《天涯知己书》中称《乾净衕会友录》为“秘本”③。所谓“秘本”，当然是以非公开为前提，但也不是除作者外任何人都不得见的私人日记。洪大容在回家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完成这本书，足以说明他本人对此书超乎寻常的自负和热情，无疑是想将自己在北京的交游体验与笔谈尽快向朋友们传达和倾诉。

《乾净衕会友录》暂时作为“秘本”问世了，但对洪大容来说还存在两大问题，第一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读到这本书，删除的部分也必然会更多；为了让读者群范围更加广泛，必然会担心北京往来信件与笔谈内容。将哪些内容删除到何种程度，以及过于啰嗦的地方甚多，这些都是大问

---

① 金泰俊《洪大容评传》，首尔，民音社，1987 年，第 322 页。苏在英《解题：关于洪大容的〈乙丙燕行录〉》第 829 页。邝健行《朝鲜洪大容〈乾净衕笔谈〉编辑过程与全书内容述析》第 378 页。

② 《湛轩书》外集卷一，《与潘秋庫庭筠书》，《韩国文集丛刊》第 248 辑，第 103 页。

③ 李德懋《天涯知己书》，第 137 页。

题。

第二个问题是删除的同时还有增补的必要。《乾净衕会友录》是洪大容根据与中国文人们的往来信件，及笔谈时使用的稿纸即谈草来写成的。但是，这些重要的谈草很多都被潘庭筠带走，洪大容持有的并不多。据洪大容记载，二月二十六日的笔谈结束时，潘庭筠恰巧有客人到访没有拿走谈草，所以自己保存得较多，但即使如此还是只有三分之二左右①。对洪大容来说，急切希望潘庭筠能够把谈草誊写一遍寄给自己以进行增补。

在这里，先叙述一下增补改订的过程。

洪大容回国后首次寄给潘庭筠的信中，提及《乾净衕会友录》已经完成。数月后第二次信件中也说道“前告会友录中，吾兄信口谐谑之谈，不能都归刊落”②。这应该是同年九月或十月写成的书信。

直接向潘庭筠提出寄送谈草誊写本的请求，是在翌年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英祖四十三年）。因为同时寄送的《海东诗选》是在当年朝贡使节出发前编纂完成的，所以可以推测是九月中旬或十月中旬之前写的信件，其内容如下:

> 前告会友录三本，每乘闲披考，怳然若乾净对讨之时，足慰万里怀想之苦。但伊时谈草，多为吾兄所藏，无由追记。此中编次者，只凭见在之纸，是以可记者既多漏落，语脉亦或没头没尾，臆料追补，顿失本色，殊可叹也。尊藏原草，如或见留，幸就其中择其可记者，并录其彼此酬酢以示之。此中三本书，吾兄亦有意见之，当即附便示之也。③

潘庭筠的回信，写于翌年1768年正月至二月间，这在《燕杭诗牍》④ 也有记载，回信内容如下:

> 前者，客寓笔谈，一时酬酢谐谈杂出，足下乃从古纸辑录之。虽是不忘旧踪，然语无伦次，恐遗诮大雅。幸芟去其支蔓诞放者。

潘庭筠用上述语言拒绝了洪大容的请求。洪大容每次寄信时都会说到《乾净衕会友录》，他在第三封信中写到自己每次看到这本书都会想起在北京笔谈时的情境，为慰藉思念之情，想把这本书更加完善，所以请求潘庭筠给自己谈草的誊写本。潘庭筠的回答是将谈草称为“古纸”，并讥讽他说人们看到这些内容会一头雾水，劝他删除。

就这样洪大容在改订《乾净衕会友录》时产生的两个问题之一，因为潘庭筠不肯给与谈草而无法解决。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洪大容正式进行《乾净衕会友录》的改订编撰，是潘庭筠明确拒绝不给与谈草即洪大容收到拒绝信的1768年四月以后的事情。

那么《乾净衕会友录》的改订是何时完成，又是何时以《乾净笔谭》这个名字再次问世的呢？据笔者所知，在《乾净笔谭》中有1772年（壬辰）五月元重举写的跋文⑤。根据跋文内容，元重举从洪大容那里借来《乾净笔谭》两册阅读，跋文是还书时写的，由此可以判断完成《乾净衕会友录》的6年之内，即1772年五月以前洪大容亲自做成改订版，而且已经改书名为《乾净笔谭》。同时根据跋文内容，我们可以确定《乾净笔谭》问世时并不是三本而是二本。后来洪大容与中国人通信内容中都写着他曾向三名中国人赠送《乾净笔谭》，并没有使用《乾净衕

---

① 洪大容《湛轩书》卷3，第174页。《乾净衕笔谈 清脾录》，第134页。“秋庫应客在外，故收来者颇多，犹逸其三分之一焉”。

② 洪大容《湛轩书》，第107页，《与秋庫书》。当年的三节年贡使于十月二十二日从首尔出发。

③ 洪大容《湛轩书》，第113页。

④ 《燕杭诗牍》湛轩养虚尊兪兄案下，庭筠再拜白湛轩先生足下。

⑤ 《乾净笔谭》（《燕行录选集》上册，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编，1960年收录）第429页下“此乾净笔谈两册者，湛轩洪公德保氏记之燕京者也”。另外《燕行录选集》所收本为首尔大学校奎章阁藏本，而且在奎章阁所藏的别本中，乾净笔谈两册写作乾净笔谭两册。

会友录》这个名字①。两封书信都是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正祖三年）写成的，一封信中写到赠送《乾净笔谈》，但谈与谭同音，所以现在元重举的跋文中也有《乾净笔谭》和《乾净笔谈》两种写法，这样可以判断1772年元重举跋文完成之前改订作业已经完成，《乾净笔谭》已经问世。

如上所述，《乾净衕会友录》的流变，主要从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英祖四十四年）四月以后开始，最迟至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英祖四十八年）五月以前结束。而且《乾净笔谭》这一改订版与《乾净衕会友录》相比新内容较少，反而删除较多。

二、《乾净衕笔谈》的文本问题

《乾净衕笔谈》是1939年洪大容五代孙洪荣善编辑出版的，前文已提到其是杜撰，具体如下。

将《乾净衕笔谈》与《乾净笔谭》对照阅读即可以发现后者中二月二十一日的记录，在前者中完全找不到，详细说来是后者二月二十一日中的信件在前者中显示为二月十九日，这明显是《乾净衕笔谈》的错误。《乾净衕笔谈》二月十九日条中收有严诚送给洪大容的信件，信中说到自己因不能与洪大容笔谈而忧郁日增，"两日以来，仆人亦复绝迹"，明显前后语句矛盾。因为他们的前一次笔谈是十七日，而且严诚的信是对洪大容当天的回信，严诚写信的时候，洪大容的仆人应在那里等候，但他仍然说"两日以来，仆人亦复绝迹"。为什么洪大容两天都没有外出，也没有遣送仆人，在《乾净笔谭》中有说明，但在《乾净衕笔谈》中却只字未提，完全不能理解其前后关系。

根据《乾净笔谭》二月十九日的记录中有"自是日至二十日，门禁至严，下辈亦不得出门"。二月二十一日记载，这一天终于让使者送去了信件，然后引用给严诚的信件内容"数日间，一馆殆同牢狱，既不得躬候尺纸，亦无由寄去"，这样终于能够与严诚的回信相吻合。为什么会这样，笔者推理是因为洪荣善在编辑《乾净衕笔谈》时在十九日的记录后直接接续上了二十一日的内容。

《乾净衕笔谈》的杜撰不仅如此，比如二月三日潘庭筠与严诚都认为吴颖芳（西林）很高洁，与世俗官僚不和，《乾净笔谭》中有下述记录"隐居修道，无事不入城府，有达官来见者，必峻拒之，庄存与侍郎②、雷铉通政官③、钱维城侍郎④，皆先造门求观著书，而终不得"。但在《乾净衕笔谈》中则在"必峻拒之"后面写着"一人与侍郎雷铉、通政官钱维城皆云云"。《韩国文集丛刊》收录本和上海出版的《乾净衕笔谈》都是如此标点的，但完全不能理解其含义。我们通过《清史稿》和地方志等中国史料可以断定庄存与是礼部侍郎，雷铉是雷鋐的笔误，他是通政司官僚，于1750年（乾隆十五年）赴杭州任浙江省督学，钱维城是刑部侍郎。《乾净衕笔谈》中"一人与侍郎"的正确写法应该是"庄存与侍郎"。对《乾净衕笔谈》的编撰者或校正者来说，应该很容易拿到改订版《乾净笔谭》，但是他们甚至没有对两者进行简单的比较核对。

现今我们所见的《乾净衕笔谈》和《乾净笔谭》仅从数量上进行比较的话，前者六万四千

---

① 洪大容《湛轩书》，第123页上《朱朗斋文藻书》，及第124页上《答孙蓉洲书》。前者作《乾净笔谈》三册，后者作《乾净笔谭》三本。

② 庄存与，字方耕，江苏省武进人。乾隆十年进士第二名，后任礼部侍郎即礼部次官。《清史稿》卷305有传。

③ 雷鋐，字贯一，福建省宁化人。雍正十一年进士，乾隆十年三迁通政使，十五年任浙江督学。《清史稿》卷290有传。《乾净笔谭》与《乾净衕笔谈》中均误记为雷铉。

④ 钱维城，字宗盘，江苏省武进人。乾隆十年状元即首席进士，后任刑部侍郎。《清史稿》卷305有传。

余字，而后者五万五千余字，即后者比前者减少了 12%。那么，为什么《乾净笔谭》能够在《乾净衕笔谈》的基础上削减了那么多内容，抑或是《乾净衕笔谈》补足了《乾净笔谭》遗漏的地方？仅仅比较两者是无法得出答案的，所以有必要讨论他们各自与《乾净衕会友录》是一种怎样的继承关系。

《天涯知己书》中仅有一处提到这三种版本文章构造的比较，即二月四日潘庭筠离开朝鲜方住所时流泪的场面，根据《天涯知己书》，《乾净衕会友录》中的描写如下，"兰公（潘庭筠）曰，感服高谊，令人涕泗。即荡下双泪，掷笔作揖，苍黄出门。傍观皆黯然嗟异，湛轩挽衣请复坐。力闇曰，鄙等至性之人，未遇真正知己，云云"①，与李德懋在《清脾录》中的记载几乎相同②。

关于这一部分，《乾净笔谭》中"感服高谊"与"傍观皆黯然嗟异"之间，写着"令人涕泗，即忍泪辞出"。然而在《乾净衕笔谈》中"感服高谊"与"傍观皆黯然嗟异"之间，则没有"令人涕泗"四个字，代之以"作揖与力闇仓黄出门"。接下来《天涯知己书》写"湛轩挽衣请复坐"之处，在《乾净笔谭》中写作"余复请到余炕，坐定"，《乾净衕笔谈》中则是"余即趋出挽衣，复请到余炕，坐定"。

通过这三者内容的比较可以明确，《乾净衕笔谈》并非是在《乾净笔谭》基础上写成的，而后者也不是根据前者完成的，因为《乾净衕会友录》中的"令人涕泗"四字仅有《乾净笔谭》继续使用，而"作揖"、"仓黄出门"则被《乾净衕笔谈》所引用。虽然这只是其中一例，但可以说明如果《乾净衕会友录》是父亲，那么《乾净笔谭》与《乾净衕笔谈》则是兄弟关系，并不是一方在另一方的基础上进行删除，也没有另一方对其他一方进行补充的情况。而且只有考虑到兄弟双方的继承关系，才可能通过这一事例还原父亲的原貌，即综合考虑仅被其中一方继承的"令人涕泗"、与仅被另一方继承的"作揖"、"仓黄出门"，才可能接近《乾净衕会友录》的原貌。

某位学者撇开《乾净衕会友录》而单纯讨论《乾净衕笔谈》与《乾净笔谭》的关系，得出《乾净衕笔谈》是在《乾净笔谭》基础上进行补充完善这一结论③。根据以上考证这明显是不正确的，如果考虑到《乾净衕会友录》的存在就不会得出上述结论。

在笔者从崇实大学校基督教博物馆中找到《乾净衕会友录》一册之前，已经意识到《乾净衕笔谈》的杜撰性，从而进行的推理与其结论大致如上。笔者的推理，随着洪大容删改《乾净衕会友录》内容过程的明朗化，被印证是完全正确的。

三、《乾净衕会友录》原本与《乾净笔谭》、《乾净衕笔谈》

崇实大学校基督教博物馆《韩国资料解题》（2010 年 12 月 30 日发行）第 258 页记有题为《乾净录》的史料，且说明其内容是二月十七日、十九日、二十三日这三天的笔谈记录。《乾净衕笔谈》也同样只有十七日、十九日、二十三日的记录。那么《乾净笔谭》中二月二十一日的记录在《乾净录》中又是怎样呢？而且为了求证上述推理是否正确，笔者阅览了《乾净录》的复写本。

这部名为《乾净录》的书仅有一册，封面上写着"乾净录 二"，是中国式的四线装订。内题，即汉籍目录中最先采用的第一页第一行的书名，写着《乾净●●●录》。原《乾净□□□

---

① 李德懋《天涯知己书》，第 131 页。

② 《乾净衕笔谈 清脾录》，第 247 页。

③ 郑勋植(정훈식):《홍대용 연행록의 글쓰기와 중국 인식（洪大容的文章记述与中国认识）》，釜山，세종출판사，2007 年，第 62—69 页。

录》这六个文字，中间三个字被完全涂黑，解题中书名就成了《乾净录》。

那么被黑笔涂黑的三个字是什么字呢？原书名又是什么呢？笔者立刻认为这三个字无疑是“衕会友”，即本来的书名为《乾净衕会友录》。但复写本上无法确定这三个字的原型，必须要看原本，笔者在博物馆馆长那里得到了特别许可，但结果三个人都没能确定这三个文字的原型。最上面的一个字的中央可以看到“衕”字中间的类似于口字，第二个字的上半部分有“会”字的八，第三个字应该是友的下半部及捺的突出部分，所以可以推测这本书 90% 以上是《乾净衕会友录》，但不能完全确定。

将这本《乾净录》的内容分别与《乾净笔谭》、《乾净衕笔谈》相对比，可以确定以下几点：第一、《乾净录》第二册即《乾净衕会友录》的一部分中，在原文字上涂有●和■的几处地方，这些在原本上完全也看不出原文，《乾净笔谭》和《乾净衕笔谈》中都没有这一部分，无疑是《乾净笔谭》成书前就已经被删除了。第二、《乾净录》中用蓝笔在原文上“丶丶丶”的部分或用青笔划竖线、横线或圈起来的部分在《乾净笔谭》中都消失了，这一部分内容很多，而相反的删掉原有文字，在右边用蓝笔添加的部分则出现在《乾净笔谭》中。第三、与用●涂掉的部分不同，用黑笔标示○○○或打圈的地方也很多，这些在《乾净衕笔谈》中完全被删除。总而言之，《乾净录》中添加蓝笔的部分在《乾净笔谭》中全部被删除，标示○○○被消去的部分又被添加上去成为《乾净笔谭》，而加○○○的部分全部删除，同时又恢复蓝笔消除部分，成了《乾净衕笔谈》，因此没有○○○和蓝笔印的部分是《乾净笔谭》和《乾净衕笔谈》共有的内容，而蓝笔和圆印重复圈记的部分则都被删除掉了，即《乾净笔谭》和《乾净衕笔谈》并不是谁以谁为基础写成的，而是如上述笔者的推理，均是以《乾净衕会友录》为母本而诞生的子本。崇实大学校基督教博物馆藏《乾净录》第二册从内容上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乾净衕会友录》二月十七日到二月二十三日的部分。如洪大容在寄给潘庭筠的信中所说，《乾净衕会友录》共有三册，第一册从二月一日至二月十六日，第二册从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三日，第三册从二月二十四日至二月二十九日。从《乾净笔谭》计算各自期间的页数，可以发现按照上述三个分册，各册页数基本相同，这本《乾净录》是洪大容亲自将《乾净衕会友录》改为《乾净笔谭》时所用的原本，也是 1939 年洪荣善编撰《乾净衕笔谈》时使用的原本①。

下面举二月二十一日的内容为例。

《乾净录》即《乾净衕会友录》中二月十九日的记录后，确有二月二十一日的记录，十九日末尾到二十一日的开头，如下所记:

吾未敢言矣。

德裕（伻）同言又有客撓、草々裁答云。力闇書曰、别後起居何如、

念々。……~~○○○~~。自是日至二十日、~~以鄧哥買売事大生葛~~

~~藤~~、門禁至嚴、下輩亦不得出門。

二十一日、作書、送德裕、書曰、

~~日間僉履安相~~、数日間一館始同牢狴、既不得躬候、尺紙亦無

由寄去、這間悶鬱、一筆難尽。弟等行期姑未完決、而事機如

右、不得抽身、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古人已先獲之矣。茲探近

候。不宣。

德裕（伻）回、力闇有面度書。其一前此書留者。書曰、

---

① 《乾净录》最后一页的数行与《乾净笔谭》完全一致，而《乾净衕笔谈》则有若干出入。虽然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但暗示他在编纂《乾净衕笔谈》时很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参考资料。

○是用黑笔表示的删除记号，———和丶则是蓝笔表示的删除记号。○和———重合的地方当然也有文字，其中一部分即使看原本也无法解读。

《乾净衕笔谈》中这一部分是“吾未敢言矣。伻回，力闇书曰”。上引原文第一行与最后一行之间的语句，即《乾净衕会友录》（《乾净录》）中长达16行的文字均被画圈，所以按照删改的原则全部删去，结果很明显第一行与最后一行被生硬衔接。1939年编辑《乾净衕笔谈》时，完全没有考虑内容，而只是将画圈部分全部删除。因此，二十一日开头的文章和其日期都被删除，十九日的“吾未敢言矣”与二十一日的“伻回，力闇书曰”就很生硬地连接到一起了。原本二十一日的记录变成了十九日的记录。前面笔者所说《乾净衕笔谈》是杜撰，就来源于编纂者粗暴删除所有○部分的编纂方针。

另一方面《乾净笔谭》中仅仅删除蓝笔———和丶部分的结果，使画圈的部分得以保留下来。德裕是洪大容的仆人，《乾净衕会友录》中作为固有名词使用。但后来被用蓝笔标示而删除，右方加有佣人之意的伻之一字，《乾净笔谭》采用了此种表达方式。

1939年版的《乾净衕笔谈》，是机械删除《乾净衕会友录》中黑色○部分后的版本。而朝鲜时期的《乾净笔谭》则是大幅删除《乾净衕会友录》的作品，其删除部分是蓝笔标记的地方。无论是蓝笔标示还是○，画上删除印记的无疑都是洪大容本人。

最大的问题是，洪大容在编纂改订版《乾净笔谭》时，在《乾净衕会友录》上是先画删除符号○还是先用蓝笔做的———和丶。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如果洪大容先画○后加蓝笔标示，那就意味着他的编辑过程进行了两个阶段的修改。为何必须进行两次，也许是因为洪大容在编纂《乾净笔谭》时非常慎重，也暗示着他是以公开出版为前提在编辑最终版本。洪大容的考虑无疑是，以删除第一阶段中画○部分为第一候补，第二阶段中确定删除画圈部分后重复加蓝笔———和丶，恢复没有加蓝笔的部分。如果蓝笔在先○在后的话，那就成了他在公开改订版《乾净笔谭》之后又进行大幅修改，这显然与他将《乾净笔谭》作为最终版本的意思不符。

笔者认为前者、即○在前蓝笔在后的顺序是正确的，根据如下。

首先最大的理由是，将现存的《乾净衕会友录》即《乾净录》第二册看做古文书，二月十七日好几处蓝笔的涂写方法都在有意避开○的删除部分，明显可以看出圈印在前蓝笔在后。

第二，蓝笔与○的删除有完全一致的部分。如果先画○再蓝笔确定，虽然合乎情理，但为什么《乾净笔谭》中已经删除的部分还要再次删掉，就没有合理的解释了。

第三，如果如我们推测洪大容是以公开出版为前提来编辑《乾净笔谭》的，那么他一面正确记载了二月二十一日的内容，后来又删除这一部分特意将其变成错误部分显然不合常理。新发现的《乾净录》本身就在有力地讲述洪大容在编辑《乾净衕会友录》时倾注了怎样的热情。可以推测，洪大容大幅删减《乾净衕会友录》编辑改订版时，最初误将二十一日的部分画上○删除，但再次校对加蓝笔时意识到此处不应删除，所以恢复。如果对比《乾净衕会友录》（《乾净录》）《乾净笔谭》《乾净衕笔谈》三本书，可以看出洪大容数次进行删改，但改动最大的只有这两次。

第四，《乾净衕会友录》二月二十九日，洪大容给严诚的信中有如下内容。从古文书学的观点和文章前后联系来看，只能如此判断。

> 德行本也，文艺末也。知所先后，乃不倍于道。尊德性・道问学，如车之轮如鸟之翼，废其一，不成学也。

这一部分全部画上了圈印，自然没有出现在《乾净衕笔谈》中。相反因为这部分没有加蓝笔，所以全部录入《乾净笔谭》。本文中没有加○只是考虑到容易阅读。但《乾净笔谭》中仅“乃不倍于道”一行结束，“尊德性”以下单成一行。原本《乾净衕会友录》（《乾净录》）的部分，“道”与“尊”的中间有红色横线，“尊德”的旁边用非蓝非黑的草书写着“别行”，即“移到他行”。《乾净笔谭》是按照这些指示来改订的。如果这部分中○在蓝笔之后，那么“别

行”二字当然也会被画○。事实上没有画。

无论是《乾净笔谭》还是《乾净衕笔谈》，这一部分的后面都附有严诚给洪大容的信，有洪大容信中的“德行本也，文艺末也。知所先后，乃不倍于道”，才能与“德行本也，云云”相呼应。如果后来被加○指定删除的话，就无法前后呼应了。推测洪大容也是在改订过程中先加上○的删除记号，后来又意识到错误，最终恢复了“德行本也，云云”。

如上所述，○首先出现，第二阶段再加蓝笔这个过程基本无误，所以可以确定洪大容是将《乾净笔谭》作为定本来编辑的。

四、修改实例之一——删除的部分

如果上述论证大致正确的话，洪大容命名《乾净笔谭》即编撰改订版时是极为慎重的态度，他将能删的部分和必须删除的部分都大幅删除了。如果比较《乾净录》第二册即《乾净衕会友录》二月十七日至二月二十三日的部分与《乾净笔谭》的相应部分，可以发现前者约 2 万 3 千字，后者约 1 万 5 千字，即洪大容改订时删掉了 35%，那么哪些笔谈内容或信件被删除掉了呢? ●或■的部分因为无法读取而省略，以下选取○上面加蓝笔删除印记的部分，即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均被删除、《乾净笔谭》和《乾净衕笔谈》无任何记载的一处内容来介绍一下。

第一阶段有○即删除印记但还可以大致读取，因此史料中省略○。

> 二月十七日……兰公曰，承示东国大略甚善。闻东方官宦到任，不携妻妾，到任后即有所辖地之女充御，离任后亦不携去。如有子亦必赎归，其信然耶。余曰，外官皆携妻妾，惟边远只许率妾。充御云云是官妓也，有子皆赎归。但贫者以其费银，故或不能为之耳。兰公曰，士人则不得近官妓，何宽于贵官而严于士人耶。力闇曰，好色之人，语不离宗。皆笑。余曰，于士亦非不许，特自好者不为之。

上述原文如果是从复写本上抄录的话，很遗憾有个别文字无法读取，但根据原本解读几乎可以完全认识。因为如果是洪大容本人的话，应该完全清楚自己过去写下的东西。笔者判断这本书是洪大容的私家本，因为对洪大容来说黑笔的○部分和蓝笔的———部分同样，他很清楚其中的内容。

那么为何洪大容将上述笔谈从《乾净笔谭》中删除掉呢? 也许是因为他考虑到关于朝鲜的内容读者们都了解，就没有必要编入，或许是仅仅认为其很啰嗦而删掉了。但是笔者认为，其原因恐怕是顾虑到将朝鲜国内的事情传到外国会成为他遭受谴责的口实，所以故意删掉了，类似这种将朝鲜国内情况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都删掉的内容另外还有好几处。

洪大容的改订方针是将能删除的部分全部删除，而且因为啰嗦而删除的部分也很多，比如有关金在行的内容就故意删掉了。但朝鲜国内的情况以及潘庭筠议论满洲族的内容、有关文字狱的内容也都故意删除了，比如潘庭筠对钱谦益评价很高，《乾净衕会友录》中潘庭筠称钱谦益为“牧翁”，即尊称钱谦益的部分在前后两个阶段都删除了，因为钱谦益是被乾隆皇帝评价为“贰臣”即出仕明清两朝的无德文人，如果公开高调赞扬他的话，难免极刑。洪大容删除这一部分的初衷，应该是想在清朝的文字狱高压下保护潘庭筠，直到他将《乾净笔谭》送往中国以前都在谨慎地修改这本书，也暗示了这一点。

五、修改实例之二——置换关于许兰雪轩的内容

上述论证展示了洪大容在改订《乾净衕会友录》时如何删除其内容，这样虽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乾净笔谭》和《乾净衕笔谈》中均没有记载的部分，但对并非删除而是改订的部分却不得而知，因为那部分内容被涂黑，从复写本上是无法读取的，而且怀疑是否内容有变的部

分，多数都在《乾净衕会友录》的第一册和第三册里，很遗憾无法确定这两册的去向，所以也无法确认其流变。

幸运的是通过李德懋的《天涯知己书》，还可以知晓《乾净衕会友录》的一小部分原文，将之通过与《乾净笔谭》和《乾净衕笔谈》的对比可以显示洪大容做了怎样的修改，这里举一个典型的置换例子。

根据《乾净笔谭》和《乾净衕笔谈》记载，二月八日这天以潘庭筠询问朝鲜女性中有无善诗文者为契机，中朝知识分子开始讨论女性是否应该作诗。潘庭筠提到朝鲜著名的女性诗人许兰雪轩，"贵国景樊堂（兰雪轩）许篈之妹，以能诗名入于中国选诗中，岂非幸欤"。洪大容的回答是"女红之余，傍通书史，服习前训，行修闺阁，实是妇人之高处。若修饰文藻，以诗律著名，恐终非正法"①。上述史料引自《乾净笔谭》，《乾净衕笔谈》中虽然有些微差异，但大致相同。但这一部分在《天涯知己书》中洪大容却是另一种回答，"此妇人，诗则高矣。其德行远不及其诗。其夫金诚立才貌不扬，乃有诗曰，人间愿别金诚立，地下长从杜牧之。即此可见其人。"②

洪大容对许兰雪轩欲与丈夫离婚嫁给晚唐诗人杜牧这些想法，认为她只是当时善诗文的"不德"女人，加以批判。对于他的这个观点，英俊的潘庭筠则说"佳人伴拙夫，安得无怨"。

许兰雪轩（许楚姬）是朝鲜最杰出的女性诗人，其诗集《兰雪轩诗集》收录于现代《韩国文集丛刊》第六十七辑③，她的诗集于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宣祖三十九年）明朝的朱之蕃作为敕使来到朝鲜时，其兄长许篈、许筠赠其诗集而传到中国④，钱谦益编《列朝诗集》闰六中收录其诗十七首，这在朝鲜诗人中是非常多的，钱谦益一面介绍她的诗，一面特意引用爱妾柳如是对许兰雪轩的批评，即其诗多是剽窃中国诗人的，这一点潘庭筠也应该知道。

问题在于《乾净衕会友录》中记录的与她相关的内容后来被置换修改的事情。许兰雪轩诗中的"地下长从杜牧之"，杜牧是著名的晚唐诗人，字牧之，号樊川，他的诗伤感唯美，与妓女相关的诗作很多，在中国传统士大夫、正统派文人之中的评价并不好。洪大容正是那正统派文人之一，在《乾净笔谭》、《乾净衕笔谈》中都有劝诫潘庭筠戒色的言语，还引用杜牧回忆与妓女风流艳事的诗来提醒他不要成为浅薄的风流才子⑤。

在当时的朝鲜，传闻兰雪轩的室号景樊堂，是因为爱慕杜牧号樊川而来的。而且，许兰雪轩的丈夫金诚立风采不佳，夫妻感情不和的事情也很有名。洪大容根据这个一般性的传闻，在二月八日笔谈时例举许兰雪轩的诗加以批评，这在《乾净衕会友录》上原原本本被记录下来。当然这首诗在现存的《兰雪轩诗集》中找不到，这应该是某人嫉恨这位扬名至中国的才女，凭空捏造出来的。

李德懋在《天涯知己书》中引用上述《乾净衕会友录》的内容并写下了如下评论:

> 炯庵（李德懋）曰，尝闻景樊非自号，乃浮薄人侵讥语也。湛轩亦未之辨耶。中国书分许景樊·兰雪轩为二人，且曰，其夫死节于倭乱，许氏为女道士以终身。其诬亦已甚矣。兰公若编诗话，载湛轩此语，岂非不幸之甚者乎。

---

① 李德懋《天涯知己书》，《乾净笔谭》，第381页。《乾净衕笔谈 清脾录》，第24页。

② 李德懋《天涯知己书》，第132页。

③ 又张伯伟主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上册收录《兰雪轩集》。

④ 拙稿《使琉球録と使朝鮮録》，夫马进编《增訂使琉球録解題及び研究》宜野湾市，榕树书林，1999年，第155页。中文版《使琉球录与使朝鲜录》（《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05页。韩文版《사유구록 과 사조선록》（《연행사와 통신사（燕行使と通信使）》，首尔，新书苑，2008）第457页。

⑤《乾净笔谭》，第409页。《湛轩书》，第157页。《乾净衕笔谈 清脾录》，第82页。来自于杜牧《樊川外集》遣怀"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乾净衕会友录》被秘密传阅期间，也许洪大容被人提醒说许兰雪轩所做的不德诗并非其本人之作，也许就是李德懋的提醒。编辑《乾净笔谭》是《乾净衕会友录》完成二年以后六年以内的事情，冷静下来用常识考虑，洪大容也觉得那样的诗即使是“不德”的女性也不可能写出来，所以不仅是《乾净笔谭》，连私家本《乾净衕会友录》中也修改了这部分内容。

无疑《乾净衕会友录》与改订后相比，充满了上述生动却粗糙的记载，甚至可以推测以许兰雪轩为话题的笔谈中甚至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内容。《乾净衕会友录》原本可能记载了更多类似的内容，韩文本《乙丙燕行录》中对潘庭筠的“佳人伴拙夫，安得无怨”，洪大容发表了以下看法。

> 君之言大差矣。与人相遇，各自有命。贫士之妻与弱国臣下，重在于身体加诸苦难，倘若无将此意推向世间之心，却轻命运而抱异义，忘三纲之重，岂非天下之大罪恶耶。①

这段文字很坦诚的表明了洪大容的女性观、社会观、国家观，在讨论其思想时非常重要，但这里不做深入讨论。笔者的关注是这么重要的言论在现在的《乾净笔谭》和《乾净衕笔谈》中都没有记载，而最初的《乾净衕会友录》中记载的可能性则很高，因为他的这个言论无论是对当时的朝鲜社会还是中国社会都没有触犯任何禁忌。连潘庭筠也说“君之议极正大，吾自悔失言”，因此可以推测谈草中这一议论的相关部分无疑是写在许兰雪轩的诗作之后，改订时仅把这一部分在《乾净衕会友录》中删除了。在后来编辑《乾净笔谭》时因为删除了被认为是许兰雪轩的诗作，所以只能将洪大容的言论与潘庭筠的语言一起删去。

六、书名的改变——‘乾净”的寓意

关于《乾净衕会友录》的流变，最后留下的最大问题是为何改变书名，但又坚持使用乾净二字。此次新发现的《乾净衕会友录》被写成《乾净录》，而为什么没有写成《乾净笔谭》，现在仍无法得知其理由。洪大容在想以《乾净笔谭》为名公开的时候，他大概没有修改私家本的名称，而只将公开本的书名修改而已。本文关注书名中坚持使用“乾净”二字的缘由。

乾净，原意是清洁无污染的意思，衕则是胡同二字的省略，意味着狭窄的道路。洪大容在《乾净笔谭》中明确提到，乾净胡同或乾净衕是北京的实际地名，后来在给中国文人的信中，也提到严诚等人投宿的旅馆就在乾净胡同中，在此进行的笔谈所以取名《乾净笔谭》②，这种说法一直都是定论，韩国的学者也认为在北京琉璃厂的一角中有个乾净胡同，笔谈就是在那里进行的。

然而，名叫乾净胡同的街道无论是在地图上还是在地方志上，搜寻整个北京都没有找到，根据《乾净笔谭》中的描述，相似的仅有甘井胡同，在现代中国衚衕写作胡同。最初注意到这个事情的是 2000 年在北京留学的一位韩国留学生，她认为与乾净几乎同音的甘井胡同才是笔谈的场地③。甘井胡同确实与《乾净笔谭》所记述的情况完全一致，所以洪大容笔下的乾净胡同实际上就是甘井胡同，琉璃厂却在甘井胡同附近一公里的区域。曾亲身来到北京的朴趾源也在洪大容的墓志铭中写到“遇陆飞·严诚·潘庭筠于琉璃厂”④，洪大容之孙洪良厚也访问过北京，他也

---

① 苏在英《주해 을병영행록（注解乙丙燕行录）》，第 158 页。김태준·박성순 译《산해관 잠긴 문을 한 손으로 밀치도다-홍대용의 북경 여행기<을병연행록用一手，推开山海关——洪大容燕行记〈乙丙燕行录〉》（首尔，돌베개，2001 年）第 265 页。

② 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一，第 123 页。

③ 权纯姬《乾净衕与甘井胡同》，《当代韩国》，2000 年，春期号。

④ 洪大容《湛轩书》附录，第 321 页，朴趾源《洪德保墓志铭》。

写到“邂逅铁桥严先生与陆筱饮·潘秋庫两先生于琉璃厂之乾净胡衕”①，但是他们并没有邂逅于琉璃厂，也没有乾净胡同这个地方，夸张地说持续了200年以上的这个误解在这里终于解开了。

洪大容完成《乾净衕会友录》后马上通知了潘庭筠，而潘庭筠又马上通知了陆飞，所以陆飞写给洪大容的信是翌年（1767）（乾隆三十二年，英祖四十三年）正月七日的事情，他在信中写到“乾净衕名为不雅，拟易之曰京华笔谭，何如”②。洪大容以“清净地方的郊游记录之意”来命名，但陆飞却认为作为书名不太合适。

洪大容进行笔谈是在18世纪后半期，当时正在北京居住的钱大昕也写作甘井胡同，是因为那里有甘井，即有水质甘甜的水井③，而洪大容写作乾净胡同也许是因为认识错误，或许是找了同音的乾净二字来代替。无论如何，陆飞认为乾净衕三字用在书名中是不合适的，因为陆飞觉得乾净两字原本就是俗语，常用于口语而甚少出现在典雅的文章中，衚衕二字原本也是蒙古族统治下才开始使用的语言，所以这三个字“不雅”。

洪大容听取了陆飞的一部分建议使用了笔谭二字，但即使不典雅，还是维持了乾净二字，并没有完全采用年长十岁以上而且在浙江省乡试中考取头名的陆飞的建议，所以能够推测洪大容对乾净二字有很强的执着。洪大容在朝鲜国内没有一个可以倾心交流的朋友，所以来到北京寻找④，对他来说笔谈的场所也必须是符合笔谈内容的清净的场所。“乾净去处”这个词语，出现在与严诚等人的初次笔谈，以及之前与翰林院官僚吴湘和彭冠笔谈中，认为那才是适合笔谈的场所⑤。洪大容每次修改书名，都对这本书寄托了自己的深切情感。

结语

洪大容其人对名利甚是淡薄，他没有丝毫以著作博名声的想法，生前没有出版个人文集，连写本都没有问世，朝鲜时期流传下来的他的著作仅有包括《乾净笔谭》的燕行录《湛轩燕记》。

这样的一个洪大容，不仅将北京的笔谈记录编成秘本《乾净衕会友录》，还做成了定本《乾净笔谭》，甚至还有第三个私家本《乾净录》，而且执着于书名进行了两次修改，这些都值得关注，如果包括现在的韩文本《乙丙燕行录》，那么可以算有四个版本，这说明他非常珍惜在北京的经历，对其编撰投入了非比寻常的热情。不仅是秘本，洪大容对改订版的《乾净笔谭》也倾注了很大精力，如果《乾净笔谭》没有普及于世，即使《乾净衕会友录》是秘本也会被传写流传至今，今人亦可以能够窥探其原貌。

缘于以上事由，《乾净衕会友录》不能作为完本现存于世实乃遗憾之极，但另一方面改订版《乾净笔谭》的流传又教给我们很多事情。在北京进行笔谈时，洪大容的确写下了许兰雪轩所作的与夫分手而与杜牧结合的诗句，但从《乾净笔谭》和《乾净衕笔谈》，以及此次新发现的《乾

---

① 苏在英《주해 을병영행록（注解乙丙燕行录）》，第806页。又洪良厚《宽居文》、《送杭州书》。关于洪良厚及其燕行，参考신로사（Shin Rosa）《담헌（湛軒）의 손자, 홍량후（洪良厚）의 생애（生涯）와그의 연항（燕行）에 관한고찰〔中文名称：湛轩之孙洪良厚的一生及其燕行初探〕》（《大東文化研究》第81輯、2013年）。

② 《燕杭诗牍》。

③ 钱大昕《潜研堂诗集》卷10，柬习庵。

④ 拙稿中文版《1765年洪大容的燕行与1764年朝鲜通信使——以两者在中国和日本对“情”的体验为中心》，第161—167页。

⑤ 洪大容《湛轩书》，第131页。《乾净衕笔谈 清脾录》，第10页。《湛轩燕记》（《燕行录选集》上册，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编，1960年收录）卷1，第236页，吴彭问答。洪大容《湛轩书》，第244页。

净衕会友录》即《乾净录》中浮现出来的洪大容，是一个极为坦诚且正直的人，他反思到许兰雪轩不可能写下那样的诗句，然后将诗删除，这是其人格的表现。他执着于改变实际存在的事情，说明那个问题对他和朝鲜社会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洪大容将《乾净笔谭》送给了严诚之兄等三人。但截至目前为止，笔者尚未发现有任何史料显示有中国人见过或读过这本书的蛛丝马迹。现存的《乾净笔谭》与《乾净衕笔谈》相比，关于满洲统治中国的问题已经简略化，删除了很多相关内容。但即使这样，洪大容以此种形式将书送给中国人，无疑是欠思虑的行为，会给赠送对象带来很大麻烦。无论是隐藏起来还是说自己读过这种书，都是很危险的。至少知晓乾隆三十年以后文字狱之严酷的今人会如此判断。根据《湛轩书》和《燕杭诗牍》中的往来信件，1780 年（乾隆四十五年、正祖四年）以后，中国发往洪大容的信件几乎没有了。其原因是不是因为他寄送了《乾净笔谭》呢，这是今后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于《乾净笔谭》和《乾净衕笔谈》内容的差异，即最终阶段又被删除了哪些内容，本文未做讨论，而洪大容与潘庭筠的交往之中又有哪些纠结，此处也只得省略。

《乾净衕会友录》与其流变，不仅仅向我们传达了洪大容是怎样一个人物，而且告诉我们朝鲜国内有怎样重要的社会问题。同时还告诉我们，当时的中朝国际交流在这本书出现以后也变得更加频繁，同时也更加艰难。

后记

韩文原题为《홍대용의 『乾净衕会友録』과 그改変—숭실대학교 기독교박물관 소장본 소개를 겸해저（朝鲜洪大容〈乾净衕会友录〉及其流变—兼崇实大学校基督教博物馆藏本介绍》（《동아시아 삼국의 새로운 미래의 가능성〔东亚三国、新未来的可能性〕》首尔文艺苑，2011 年 6 月），其后《汉文学报》第 26 辑（首尔大东汉文学会，2012 年 6 月）也转载韩文版与日文版《洪大容『乾浄衕会友録』とその改変——スンシル大学校キリスト教博物館蔵本の紹介を兼ねて——》。文中使用的《乾净衕会友录》原文中多加黑圈和蓝点、蓝线，韩文版刊登时所用的复写本无法正确阅读，所以笔者于 2013 年 3 月 6 日、7 日再次前往崇实大学校基督教博物馆调查原本，订正了韩文版中不详或误读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文版是韩文版的改订版。感谢聊城大学讲师张雯博士为我完成中文版翻译。

主要参考文献

[1] 洪大容《乾净衕会友录》（《乾净录》），崇实大学校基督教博物馆藏。

[2] 洪大容《湛轩燕记》，载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编《燕行录选集》上册，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60 年。

[3] 洪大容《乾净笔谭》，载洪大容《湛轩燕记》，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编《燕行录选集》上册，首尔：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60 年。

[4] 洪大容《湛轩书》，载《韩国文集丛刊》第 248 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 年。

[5] 洪大容《乾净衕笔谈》，载洪大容《湛轩书》，《韩国文集丛刊》第 248 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 年。

[6] 홍대용:《주해 을병영행록（注解乙丙燕行录）》、소재영（苏在英）注解，首尔：太学社，1997 年。

[7] 洪大容《乾净衕笔谈 清脾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8] 李德懋《天涯知己书》，载李德懋《青庄馆全书》Ⅲ、《韩国文集丛刊》第 259 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 年。

[9] 洪良厚《宽居文》，崇实大学校基督教博物馆藏。

[10] 《燕杭诗牍》，首尔大学校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

[11] 许楚姬 《兰雪轩诗集》，载《韩国文集丛刊》第 67 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1 年。
[12] 许楚姬 《兰雪轩集》，载张伯伟主编《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上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年。
[13] 杜牧 《樊川外集》，载《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 年。
[14] 钱大昕 《潜研堂诗集》，载《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 年。
[15] 夫马进 《使琉球録と使朝鮮録》，载夫马进编《增訂使琉球録解題及び研究》，宜野湾：榕树书林，1999 年。（中文版）夫马进 《使琉球录与使朝鲜录》，载《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韩文版）夫马进 《사유구록 과 사조선록》，载후마스스무《연행사와 통신사》，首尔：新书苑，2008 年。
[16] 夫马进 《一七六五年洪大容の燕行と一七六四年朝鮮通信使－両者が体験した中国・日本の"情"を中心に－》，载《東洋史研究》第 67 卷第 3 号，2008 年。（中文版）夫马进 《1765 年洪大容的燕行与 1764 年朝鲜通信使——以两者在中国和日本对"情"的体验为中心》，载《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17] 김태준（金泰俊）：《洪大容评传》，首尔：民音社，1987 年。
[18] 김태준・박성순 译《산해관 잠긴 문을 한 손으로 밀치도다-홍대용의 북경 여행기 <을병연행록>》，首尔：돌베개，2001 年。
[19] 소재영（苏在英）：《解题：洪大容의〈乙丙燕行录〉에 대하여》，载대용：《주해 을병영행록（注解乙丙燕行录）》，소재영（苏在英）注解，首尔：太学社，1997 年。
[20] 郑勋植（정훈식）：《홍대용 연행록의 글쓰기와 중국 인식》，釜山：세종출판사，2007 年。
[21] 김영진（金荣镇）：《燕行录의체계적 정리 및연구방범에 대한 试论》，载《大东汉文学》第 34 辑，2011 年。
[22] 신로사（Shin Rosa）：《담헌（湛轩）의 손자, 홍량후（洪良厚）의 생애（生涯）와 그의 연항（燕行）에 관한 고찰》，载《大东文化》第 81 辑，2013 年。
[23] 权纯姬 《乾净衕与甘井胡同》，载《当代韩国》春期号，2000 年。
[24] 邝健行 《朝鲜洪大容〈乾净衕笔谈〉编辑过程与全书内容述析》，载洪大容《乾净衕笔谈 清脾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